

轮回的梦想

■许志敏

我曾不止一次地对女儿说,等我退休了,就回农村老家去。然后盖一所大房子,在院子里种满果树,花草,蔬菜,再养二条狗,若干只鸡和鸭。如果院子够大,就再挖一个小池塘,养上锦鲤和睡莲。我要让我的庭院鲜花围绕,果香四溢,鸡犬相闻,充满诗情画意,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要诗意的栖居。

女儿就不可置否地笑。然后问我,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?

我脱口而出:进城。

真的,我小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城市生活。大概是我七八岁时,母亲领着我去给城里的二姥姥拜寿,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城市和农村之分的。我看着城市里的高楼大厦,整洁的柏油马路,穿着百褶裙的小女孩,如同来到了世

外桃源。城市对我来说,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魔石,又像阿里巴巴的山洞,它在我幼小的心中幻化出许多美好想象和希望。

回到家的当晚,我就跑去问教书的大娘,咋样才能住到城里?大娘说,好好念书!我记住了大娘的话。

如今,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几年,有一份不错的工作,有房有车,有一个幸福的家,可总觉得有失落,这个城市的热闹,繁华,悲喜与我都是淡淡的,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,始终无法有贴心贴肺的温热。我知道,我的心已被那个小村庄打上了烙印。村后面的那条小河水洗过我的发,我的衣裳;田间地头大片的野菊花温暖了我的童年;我是听着庄稼拔节的声音长大

的。我早已习惯它的脾气,它的笑容,它慢吞吞的节奏。甚至买一把青菜,我都会想,这是我家乡种出来的吗?它是否带着我父老乡亲的体温和汗水?

可我究竟无法放弃城市里的一切。我如同活在城市里的一条蛇,迷茫而执拗。只好一遍遍诉说,等我退休了,一定要回老家去。

没想到堂哥却先我一步回到了农村老家。他已官至副科,有大好的前程。老支书孙子结婚时,他回乡赴宴,看到村庄许多闲置的土地和留守的老人及孩子,看着死气沉沉的村庄,他的心被深深刺伤了,回城的第二天,就毅然辞了职。他把闲置的土地集中起来,种上了花草药和果树,然后在果园里养鸡子。村里陆续有年轻人不再外出,

和他并肩作战。他的梦想是能在村里办几个加工厂,让村子里的劳力不再外出务工,在家门口就可以赚到钱。让村庄里所有孩子都有父母在身边疼爱,所有夫妻都能朝夕相处,所有老人都能老有所依。

我佩服堂哥的魄力和智慧以及对父老乡亲那份深深的情谊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,我和堂哥上学时互相激励的话,我们说,我们一定要加油,考上大学,去城里居住。

梦想轮回,从农村到城市,又从城市到农村,每一次梦想出发都代表着美好的渴望和希冀。当个人梦想被一种更为宏大、更加悲悯的梦想所代替,我父老乡亲的生活会更加美好,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美好。



最初的温柔 (外三首)

■邵世民

时间的枝叶上 会说话的露珠
持续一阵子 覆盖了我们
朝霞一样的青春 激情的鸟叫

披亮深邃的眸瞳 一个梦幻的季
节

最初的温柔 期待着美丽绽放
梳理青春的那把梳子慌乱地梳理

相拥的甜蜜和眉梢上的火花
当草根的情结摇响花季
爱正从潮湿的眼角溢出

草的脚步

草走近了 草以新鲜的感觉
走近春 走近鸟的歌喉
走近千年农谚

草 这个诚实厚道的孩子
已在春的前沿等待许久
天 清澈湛蓝

风放飞渴望 桃花艳了 梨花俏
了 草没有跟风
草依然以嫩绿固守着泥土

鱼儿在静夜呓语

叶子乐于倾听叶子 花儿望着花
儿 微风相拥着爱
是谁在一个单词与另一个单词之
间徘徊

俊俏的三月发出均匀的新声
一条小河把月亮揽在怀中
月亮船上偶尔传来狗叫
鱼儿呓语 吓跑了流星

吊兰

面黄肌瘦的吊兰
刚刚从冬季走过来的吊兰
怯怯地站在春的面前

吊兰低垂着头
仿佛自己做错了一件事
仿佛有很多很多委屈又不敢言

春 更无言
春知道自己的内伤
何况毫无根基的吊兰

诗二首

■宋明

青海行

长思访西边,驾车踏贺兰。
山高云脚低,草枯马蹄浅。
金戈几度喧,去留两肝胆。
风渺闻羌笛,春应度玉关。

龙门赏月

伊水天阙起龙门,帝乡王气肇人文。
汉时明月凌微波,唐宫霓裳了无痕。
古月新磨照今人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
寻常家人团圆日,一片清辉耀天伦。



旱烟袋

旱烟袋是爷爷永远的伙伴,也是父亲对爷爷定格的记忆。

夕阳下,爷爷轻轻磕一下铜烟袋锅儿,捏一撮碎烟沫儿,划一下火镰儿,猛吸两口气儿,冒出一股股烟儿。爷爷望着他的“沙沙”吃草的牛马儿,乐得张开了嘴儿。

在吸烟的“吧嗒”声里,爷爷品尝着苦涩的岁月;在烟袋锅的忽明忽暗中,人们渡过了饥馑的粮荒时代;在一缕缕飘渺飞舞的青烟中,人们熬过了寒冬,迎来了明媚的春天。

旱烟袋,成就了农村老人当家做主的历史。找寻它,就要在记忆的博物馆里;怀念它,就要在温馨的梦中。

木匠箱

爷爷是木匠,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曾经辗转十里八乡。木匠箱,被爷爷背了一年又一年,斧子、刨子被岁月打磨得锃亮。

困顿的夜,在百度上查资料,抬眼看到辛弃疾的一句词,便睡意全无。

“将军百战声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”(辛弃疾·贺新郎)。

他在说,李陵。我在想,李陵。

隔着漫长的风尘岁月,凝视着这个越行越远浸透着浓重悲切的背影,我几欲开口又几度哑然,深刻的疼痛压迫我继续沉默,却又不愿沉默。深沉的夜,我敲下这些拙劣的文字,为了成全自己,为了千百年前,那个一去不回头的大汉青年。

我执著地心疼这个变节将军,在他身上纠结着太多我们一代人不用思考不用面临的大命题,忠诚与背叛、国家与个体、军人与文人。他穷尽一生在国恨家仇中艰难地挣扎抉择,诵着千古美文《答苏武书》,心中有无可言状的感动,牵筋动骨的痛楚。李陵,名将李广之孙,他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背负着沉重的梦想:光复李氏将门的荣耀。他带着梦想踏上征程,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,他是掌权者的一名弃将,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他能掌握的只有死亡。血战到底,箭已经射光,

爷爷纪事(组章)

■朱国杰

在爷爷手里,每一个家什都是他的得力干将,每一个工具都见证了爷爷忙碌的身影和匆忙奔走的脚步。

被我们哥弟几个磨光的小板凳,陪伴我们度过了欢乐的童年、满怀憧憬的少年;一张三斗桌,见证了我和哥哥十年寒窗的艰苦岁月;老屋的门窗,浸透着爷爷咸涩的汗水;姑姑的嫁妆,被爷爷打磨得油光瓦亮。这些,都是爷爷的杰作。

爷爷早已作古,那些工具箱里的“孩子”被顽皮的我们扔得七零八落,家里没有人再从事木匠行当,村里更没有人再学木匠。这既是时代的进步,也是时代的悲哀。

柳叶茶

柳树,是故乡的窈窕淑女;柳叶,是农家女娃弯弯的眉。

一把柳叶,一只粗碗,一碗青青的柳叶茶是爷爷整个夏天的“碧螺春”。

庄稼人没什么文化,祖先流传下来的就是文化。爷爷坚信着这句话。

爷爷不懂柳叶能清热解毒,更不懂科学养生;但是,整日以柳叶

茶洗胃的爷爷倒精神矍铄,面色红润。

柳叶茶,陪伴爷爷终生岁月,虽然苦涩却让爷爷品出了清贫岁月的甜蜜。

苦中有乐,苦甜转化终逃脱不了老子的有无相生,物极必反,否极泰来的大道之律。

羊皮袄

它来自遥远的新疆,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,辗转来到爷爷身边。从此,它成了爷爷寒冷冬日里最亲密的伙伴。

外表臃肿,内心火烈是它的全部。它以宽容之心吸纳了爷爷高大的身躯,成就了一位老人对温暖的渴求。

它跟随爷爷后半生,免去了奶奶为爷爷缝补浆洗的烦恼,奶奶并没有因此而少挨爷爷的训斥和怒骂。可怜的奶奶啊,就这样跟随了爷爷一辈子。

羊皮袄曾经是爷爷向村里老头们炫耀的资本。因为那是全村老头中间唯一的一件正宗羊皮袄,来自遥远的祖国大西北。

爷爷去世的那一年,羊皮袄也随他而去。不知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。

关于李陵

■王一哲

匈奴精兵追击汉室疲军,为什么会转战九日无功而返?

“陵虽怯懦,令汉且贳陵罪,全其老母,使得奋大辱之积志,庶几乎曹柯之盟,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”。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间,他在想的依旧是为汉室忍辱负重,即使被大汉推上祭坛,夷三族,他对大汉失去归属感,心灰意冷,他生前从未参与对汉朝的侵略甚至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。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,他更不必愧于任何人。相比李陵事件后“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”,他在大汉王朝前可以站得坦坦荡荡,可他终究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太难的路,他没有殉节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,他的汉家心太重太重,他又无法成为卫律一样简单意义上的降臣,他给了自己最惨痛的精神折磨,终日承受良心的折磨,永远地被命运放逐。千年时光,似乎仍如幽灵般在眼中晃动;眼前的一幕幕,虽被包装了新的色调,然而偶一沉吟,却总让人心惊一惊,总觉得它们似曾相识。

得到的温暖太少太少。“一国之立也,必倚忠义;一人之立也,必知尊严”。有人说李陵之降也,其情固可原之,其责则断不可免。而正是在他身上这种情和责被杂糅于一处如此难于明晰分开,使得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并细细察量时,才发现要想看清他那个独特的世界,又该有怎样的艰难!这种艰难,不但源于对其一生之苦难与不幸的深深同情,和对其失足之怜惜之矛盾的无奈沉吟,更也是对两千多年来多少兴亡旧事的悲凉的叹惜。然而青史一页页,不就是如此写就的么?即便到了今天,我们仍能看到逝去的旧影,似乎仍如幽灵般在眼中晃动;眼前的一幕幕,虽被包装了新的色调,然而偶一沉吟,却总让人心惊一惊,总觉得它们似曾相识。

将军百战声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。远去的,李陵。